

本期企劃

空中旅行期間 施行急救處置之 法律責任分析

Analysis of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Taking Emergent Treatments during a Voyage

王宗倫 Tzong-Luen Wang*



摘要

為免除一般民眾對於急救可能產生訴訟糾紛之疑慮，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之2已明文適用民法與刑法關於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然而，醫護人員若於搭乘航空器期間，為病人採取緊急醫療措施，是否仍得作相同主張，則尚待釐清。本文嘗試比較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對此議題之立法異同，最後指出現行規定可能之疏漏。本文認為，醫護人員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不應以是否處於值勤期間而有免責與否之差別，如以法無明文即認救護人員於值勤期間不得主張民法與刑法關於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將嚴重背離人民的法感情，並影響以濟世救人為志向之醫護人員的權利甚鉅。

*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醫療副院長 (Deputy Superintendent, Chang Bing Show Chwan Memorial Hospital)

關鍵詞：急救醫學 (emergency medicine)、善良撒瑪利亞人法 (Good Samaritan Law)、緊急避難 (emergency avoidance)、緊急醫療救護法第 14 條之 2 (paragraph 14b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Act)、遺棄罪 (offenses of desertion)

DOI : 10.3966/241553062018070021003

Angle

In order to prevent from the anxiety that it might lead to lawsuits by taking an emergent medical treatment, the norms of the emergency avoidance in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could be applied according to the paragraph 14b of the Emergency Medical Service Act. However, it would be need to clarify whether medical staff who took an emergent medical treatment to a patient during a voyage could have the same posi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ivil law system and the common law would be the issue in this article and shortcomings of current regulations would also be proposed. In the opinion of this article, there would be no more difference whether medical staff who taking emergent medical treatments to prevent others from any emergent dangerous to life, using equipment of emergent medical treatments, is on the duty. Otherwise, complaining about that medical staff who wasn't in duty couldn't apply the regulations for emergency avoidance in Civil Law and Criminal Law, it would deviate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legality of the mass and interfere huge the rights of medical staff with calling of saving life.

壹、假設案例

某一具有美國籍的臺灣男子，在搭乘某臺灣航空公司之航空器自臺返美時，突然覺得上腹痛且微冒冷汗，空服員於機上廣播求助。一位曾允諾該航空公司願在航空器上義務協助其他旅客醫療協助的臺灣籍家醫科醫師，獲悉此事後挺身而出。因為病人素有胃疾，醫師於是令其休息，並給予自己攜帶的胃藥。未料病人10分鐘後狀況惡化，失去意識。醫師評估為心跳停止，立即施以心肺復甦術，且使用飛機上自動體外電擊去顫

Angle

器依指示電擊了三次。20分鐘後，病人恢復心跳，但仍呈現昏迷。醫師隨侍在側，並保持病人復甦姿勢。2小時後，飛機降落美國，隨即將病人送往醫院。3週後，醫院診斷為急性心肌梗塞併猝死，急救後併缺氧性腦病變暨意識昏迷。病人子女質疑飛機上醫療處置有疏失，請問該醫師民事與刑事法律責任為何？

貳、緣起

日前有航空業者與醫療院所合作「空中愛心醫療專案」¹，未來旅客如搭乘該業者的飛機，在搭乘期間有醫療救助需求，合作之醫療院所可立即提供支援，藉以積極保障民眾的搭機品質。由此可知，醫療服務及相關措施所進行的場域如今已不再限於醫療院所。臺灣素有醫師曾於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時，為路倒民眾施行急救²，惟是否可能構成刑事或民事上之責任，亦有疑義。

臺灣為促進急救效率，仿先進國家，除推廣全民急救教育，更推動公共場所去顫計畫。遵循「三高一難」原則，即在「高密度、高風險、高效益、難到達」的原則，設置公眾去顫器³，國內航空器亦然。為免除民眾對於急救可能產生法律問題之疑義，並修訂緊急醫療救護法第14條之2，明文為免除他人生命之急迫危險，使用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適

1 楊媛婷，空中愛心醫療專案 華航：志願性質、尊重專業，自由時報，2017年5月16日報導，<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069247>（瀏覽日期：2018年5月21日）。

2 黃佳萍、邱紹揚，結局超暖！搭高鐵不適「8醫師救援」 女大生點名致謝，三立新聞網，2017年12月25日報導，<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29189>（瀏覽日期：2018年5月21日）。

3 衛生福利部，場所設置 AED Q&A 問答集，<http://tw-aed.mohw.gov.tw/UploadContent/implementation%20AED%20Q&A.pdf>（瀏覽日期：2018年5月21日）。

Angle

用民法與刑法緊急避難免責之規定。然法條文字是否盡示法律保護之原意，值得注意；另與其他相關法令之關係，亦有待商榷。本文試圖就醫師若於空中旅行期間施行急救可能承擔之法律責任，加以分析。

參、相關準據法之概述

本案例發生於航空器上，因此於常見之刑事及民事法律關係，應考慮「刑事屬地主義」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臺灣刑法第3條明示：「本法於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犯罪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論。」此乃「刑事屬地主義」之明文，且該條所稱之犯罪，兼含故意及過失犯罪。本案例中，醫師之施以醫療及急救行為，發生於本國籍之航空器上，若涉及過失犯罪（如過失致人於重傷害），仍應適用臺灣刑法。

至於本案例涉及民事損害賠償部分，該醫師係為臺灣籍，病人則為兼具臺灣籍及美國籍，其中可能涉及何種民法法律關係，諸如：債務不履行？侵權行為？抑或無因管理？尚待論斷。然以上各種依據民法規定之法律關係，仍應以「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尋求適用之法律⁴。

4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20條：「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成立及效力，依當事人意思定其應適用之法律。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之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時，依關係最切之法律。法律行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但就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其所在地法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第23條：「關於由無因管理而生之債，依其事務管理地法。」、第25條：「關於由侵權行為而生之債，依侵權行為地法。但另有關係最切之法律者，依該法律。」